

靖節先生集

靖節先生集卷之四

安化陶澗集注

詩五言

擬古吳注劉履曰凡靖節退休之後類多悼國傷時託諷之詞然不欲顯斥故以擬

古雜詩名其篇云李本有九首字

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一作相醉不

在接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焦本云一作時沒身還朽

非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

何有吳注劉履曰君謂晉君靖節見幾而作由建威參軍即求爲彭澤令未幾賦歸及晉宋易

代之後終身不仕豈在朝諸親舊或有諷勸之者
故作此詩以寄意歟何注此詩解者謂蘭柳易衰
之物而榮茂者以喻晉室雖弱尚可望其有為不
圖一別既久且遠中道迷留至于今日枯衰而遂
不可為也諸少年即向之所謂嘉友者當時相逢
禾言心醉其意氣似可以傾人命今日離隔竟何
所成就乎此靖節為當時無可與同心憂國者發
也而劉履以為易代之後在朝諸親舊或有勸其
仕者故作此寄意豈其然哉謝按詩託蘭柳起興
君即指蘭柳初別之時本不謂久因嘉友留連致
乖始願虛棄景物有負前言多謝諸少年乃蘭柳
責望之詞言其所謂嘉友皆非老成忠厚徒以意
氣相傾迷溺之深命且不可保何有于離別乎直斥
之曰相知不忠厚其亦可以翻然變計久出知歸
矣詩意似借蘭柳作北山移文以
為招隱欲其謝外誘而堅肥遯也
辭家夙嚴駕當往至
各本作志汲古閣本
云一作至今從之無終問
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
各本作春從
湯本作秦湯間有田子泰

注田疇字子泰北平無終人李注蓋卓遷帝于長
安幽州牧劉虞欲遣使奔問行在無其人問疇奇
士乃署爲從事疇將行道路阻絕遂循問道至長
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天子蒙塵不可苟佩榮
寵固辭不受得報還虞已爲公孫瓚所滅疇謂虞
墓哭泣而去瓚怒曰汝何不送章報于我疇答云
云瓚壯之疇得北節義爲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
歸遂入徐無山中
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魏志疇北歸百
姓歸者五百餘
家疇爲約東興舉不學狂焦本云一作驅非馳子直在百
學城北邊翕然

何孟春曰疇之兩不受爵命

三國志田疇傳疇
後赴曹操辟討烏

桓論功封
疇疇不受庶幾能始終者或謂疇誓言爲虞報

讐卒不能踐而爲操討烏桓節義亦不足稱淵

明不過習間世俗所尊慕耳。

說見吳師道禮部詩話

春謂

晉宋易代之際士如疇者幾人子春之事靖節安得不極口贊揚以諷狂馳輩耶。

黃文煥曰此詩當屬劉裕初廢晉帝爲零陵王作當時裕以兵守之行在消息未知生死故元亮寄慨于子春也。

顧炎武曰西溪叢話云陶詩間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漢書燕王劉澤傳云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書干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觔爲田生壽田生如長安求事幸謁者張卿諷高后立

澤爲瑯琊王。晉灼曰。田生字子春。非也。此詩上文云。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下文云。生有高世名。旣沒傳無窮。其爲田疇可知已。若田生游說取金之人。何有高世之名。而爲靖節所慕乎。

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衆蟄各潛駭。草本從橫舒。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尚在。相將還舊居。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吳師道曰。此篇託言不肯棄之義。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宅。朝爲飛鳥堂。山河滿目中。平原獨焦木茫茫。古時功名士。慷慨

慨爭此場。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松柏爲人伐。高墳互低昂。積基無遺主。遊魂在何方。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何注洛陽志北邙山漢魏晉君臣墳多在此

澍接慷慨而爭。同歸于盡。後之視今。將亦猶今之視昔耳。哀司馬卽是哀劉裕。意在言外。當善會之。

東方有一士。湯注國語東方之士孰愈被服常不

完。三旬九遇食。湯注說苑子思三旬九食十年著一冠。辛勤湯注

云一作無此。比常有好容顏。我欲觀其人。晨去越河

關。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琴爲

我彈上弦驚別鶴。下絃操孤鸞。

何注上絃下絃猶言初曲終曲別鶴

孤鸞並琴曲名願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

吳注汪洪度曰此與從田子春

游意畧同只別鶴孤鸞聊寓本懷乃借古貞婦以喻已志之不移也

蒼蒼谷中樹。冬夏常如茲。年年見霜雪。誰謂不知

時。厭聞世上語。結友到臨淄。稷下多談士。指彼決

吾疑。裝束既有印。已與家人辭。行行停出門。還坐

更自思。不畏道里長。但畏人我欺。藹一不合意。永

爲世笑嗤。

各本作之。焦本作嗤。

伊懷難具道。爲君作此詩。

湯注前四句興而比。以言吾有定見而不爲談者所眩。似謂白蓮社中人也。

蔣薰曰。稷下之士。乃趨炎熱。不耐霜雪者也。此

詩想爲終南北山一輩人作。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

李注曙東

方酣且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月。

灼灼葉中華。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何注劉履曰此詩殆

作于元熙之初乎日暮以比晉祚之垂沒天無雲而風微利以喻恭帝暫過開明溫煦之象清夜則

已非旦晝之景而達曙則又知其爲樂無幾矣是時宋公肆行弑立以應昌明之後尙有二帝之讖

恭帝雖得一時南面之樂不無感歎于懷譬猶雲中之月不無掩蔽葉中之花不久零落當如何哉

其明年六月果見廢爲零陵王又明年被弑此靖節預爲闕悼之意不其深哉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

州。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

李注荆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太子及賓

客皆送至易水之上。湯注：不見相知人。惟見焦本云一

首陽易水亦寓憤世之意

是作純古時邱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

得吾行欲何求。

湯注：說苑：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可爲鼓也。惠子卒而

莊子深嘆不言。見世莫可語也。伯牙之琴。莊子之言。惟鍾惠能聽。今有能聽之人而無可聽之言。此淵明所以罷遠遊也。何注：此晉亡以後憤世之辭。首陽易水以寓夷齊恥食周粟。荆軻爲燕報讐之意。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

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旣無食。寒衣欲

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

湯注：業成志樹。而時代遷革。不復可

騁然生斯時矣。奚所歸。悔耶。何注：此詩全用鬼谷先生書意。遺民傳。鬼谷遺蘇秦張儀書曰：二君豈

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風浪盪其根。此木豈與天地有讐怨，所居然也。子見崇岱之松柏乎，上枝干于青雲，下枝通于三泉，千秋萬歲不逢斧斤之患。豈與天地有骨肉所居然也。黃文煥曰：劉裕以戊午年十二月弒晉主于東堂，立瑯琊王德文。是爲恭帝，己未爲恭帝。元熙元年，庚申二年而裕逼禪長江邊，豈種桑之地爲裕所立而無以防裕勢終受制，遂坐聽改革，無可追悔也。事至于不堪悔而其痛愈深矣。

雜詩

李本有十
二首字

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
身。落。地。爲。流。落。成。非。焦本云一作兄弟何必骨肉親。得歡當
作樂。斗酒聚比鄰。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
當勉勵。歲月不待人。何焯曰：金源劉從益和陶詩以此篇合榮華難久居爲一

篇日月不肯遲合我

行未云遠爲一篇

白日淪西阿

从何校宣和本作阿各本作河

素月出東嶺遙遙萬

里輝蕩蕩空中景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

悟時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子和揮杯勸孤影何

日安溪先生以爲非豪傑之士不能爲此言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

念此懷悲懷終曉不能靜何注此與述酒篇流淚傾耳同意何焯曰安溪

先生云二章悲事業之不就也五章歎學行之無成也

榮華難久居盛衰不可量昔爲三春藻今作秋蓮

房嚴霜結野草枯悴未遽央

何注庭燎詩夜未央注云夜未渠央今呼

作遽謂未遽盡也王融三

日月還復周

各本作有環周焦本

婦艷詩調絃未遽央同

云宋本作還復周一作非今從之我去不再陽眷眷往昔時憶
此斷人腸湯注此篇亦感興亡之意

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

保觴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澗按燥乾也與孔文舉樽中酒不空意同

緩帶盡歡娛起晚眠常早孰若當世時冰炭滿懷

抱百年歸焦本云一作歸非邱壘用此空名道何注謝靈運弔廬陵

王詩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意同何焯曰世人

歎老嗟卑常自託于志在四海于是冰炭交戰至

死不悟吾知空名為無益故不知

老之將至而目前莫非眞樂也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

翥荏苒歲月積此心稍已去值歡無復娛吳注王棠曰無

樂自欣豫寫出少壯儒襟值每多憂慮氣力漸

衰損轉覺日不如何注整舟無須與引我不得住

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

懼湯注太白詩云百歲落半塗前期浩漫漫中宵

歎必聞道而後免此此

淵明所以惜寸陰歎

澗按如讀去聲黃公紹韻會左傳不如從長陸

德明讀去聲又東方朔七諫忽容容其安之兮

超荒忽其焉如苦衆人之難信願離情而遠舉

注曰舉去聲如與舉叶皆讀去聲之證

昔聞長者湯本云言掩耳每不喜柰何五十年忽

一作老

已親此事。求我盛年歡。

李注：男子自二十一至二十九則爲盛年。一毫

無復意。去去轉欲速。此生豈再值。傾家持焦本作持各本

作樂。竟此歲月駛。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後置。

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寒風拂枯條。落葉掩長

陌。弱質與運積。元髮早已白。

李注：靖節早年髮白。

素標插人

頭。前途漸就窄。家爲逆旅舍。我如當去客。去去欲

何之。南山有舊宅。

葛常之曰：日月不肯遲，用字含蓄。老杜客夜詩：

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泛江詩：山谿何時斷。

江平不肯流，與此同意。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

糠。豈期過滿腹。但願湯本云一作就飽粳糧。御冬足大布。

何注大猶麤也。澍按左麤絺以應陽。正爾不能得。

傳衛文公大布之衣。已見贈右軍。哀哉亦可傷。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

方。何焯曰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焦本云一作足非

爲陶一觴。何注呂東萊曰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

敘飢凍之狀。僅願免而不可。乃曰人皆盡獲宜。拙

生失其方。此意甚平。若進道者。末句且爲陶一觴。

却有一任他底氣象。便是欠商量處。此等人質高

留中見得平曠。故能如此。此地步儘不易到。澍按

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正見公之

不怨不尤。學問呂謂未語欠商量非也。

遙遙從羈役。一心處兩端。掩淚汎東逝。順流追時

遷日沒星與昴勢翳西山巔蕭條隔天涯惆悵念

常餐慷慨思南歸路遐無由緣關梁難虧替何注楚辭

所謂關梁閉而不通絕音寄斯篇黃文煥曰一心處兩端者身在役而心在家也

閒居執蕩志時駛不可稽驅役無停息軒裳逝東

崖何注書車服以庸車曰軒服上衣下裳沈陰擬薰麝寒氣激我懷

焦本云二作泛舟擬董司悲風激我懷歲月有常御我來淹已彌慷

慨憶綢繆此情久已離荏苒經十載暫爲人所羈

庭宇翳餘木倏忽日月虧

我行未云遠回顧慘風涼春燕應節起高飛拂塵

梁邊雁悲無所代謝歸北鄉離鷗鳴清池涉暑經

秋霜愁人難爲辭。遙遙春夜長。

澗按：遙遙從羈役至此三章皆羈旅

行役之感也。

嫋嫋松標崖。

湯本云一作雀。

婉變柔童子。年始三五間。喬

柯何可倚。

湯本云一作柯。條何萍。萍又作華。柯真可寄。

養色含精氣。粲

然有心理。

李抄湯語。湯本以此首別出。編于歸去來辭之後。云東坡和陶無此篇。澗按：諸

本皆通雜詩十二首。并此首其數乃足。今仍從諸本。

詠貧士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

李善注：孤雲喻貧士也。

曖曖空

文選

作虛中滅。何時見餘暉。

李善注：王逸楚辭注曰：曖曖昏昧貌。

朝霞開宿

霧。衆鳥相與飛。

李善注：喻衆人也。

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

歸

李善注亦喻貧士何注劉履曰朝霞開霧喻朝廷之更新衆鳥羣飛比諸臣之趨附而遲遲出

林未夕來歸則又自況其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

審時出處與衆異趣也

飢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湯注孤雲倦翮以興舉世皆依乘風雲而

已獨無攀援飛翻之志寧忍飢寒以守志節當世

縱無知此意者亦不足悲也何焯曰孤雲自比其

高潔下六篇皆言聖賢惟能固窮所以輝耀千載

迴立于萬族之表不可如世人之但見目前也

淒厲歲云暮擁焦本云一褐曝前軒初學記作抱南軒南

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絕餘粒闕竈不見煙

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初學記作日閒居非陳

阨竊有慍見言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何注前有會而

謂善哉其能自寬者也何焯曰此患難不失其常

也。陳蔡見圍，仲尼不疑吾道之非，況止于飢乏，何爲不追古人而從之乎。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

李注：原憲。

納決履。

湯本、李本。

作履。清歌暢商

焦本云：宋本一作高非。

音重華去我久。

貧士世。

相尋弊襟

初學記：作敘袂。

不掩肘，藜羹常乏斟。

初學記：作乏恒非。

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

賜也徒能辨，乃不見吾

心。

何注：莊子：曾子居衛，捉衿見納履踵決，曳縱而歌，聲滿天地。原憲居魯，子貢曰：先生何病？曰：

仁義之隱，與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此詩決履清歌，俱以爲原，蓋因二人之事，偶合用耳。張自烈曰：讀

苟得非所欽，乃知淵明乞食，自非計無復之與俗人同寥落爾。東坡代哀之，何其淺也。何焯曰：非獨

遠于人情，生不逢堯與舜，禪則宜以榮朝原思自居，求無愧于仲尼而已。如子貢所以告二子者，姑

舍是，可也。黃江詩話曰：三代下不爲苟得者，幾人。先生以此自命，眞聖人之徒也。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

李注劉向列女傳云云

好爵吾不

榮

焦本吳本作榮

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弊服仍

焦本云一

乃非

作蔽覆不周

李注劉向列女傳魯黔婁妻者魯黔婁先生老妻也先生死曾子哭之畢

曰何以爲益其妻曰以康爲益曾子曰先生在時

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何樂于此而

諡爲康乎其妻曰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

辭而不受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辭而

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

下之卑位不戚戒于貧賤不忻忻于富貴求仁得

仁求義得義諡之

曰康不亦宜乎

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從來

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

曰此死生不改其操也貧賤不以道得

者不去公誠造次顛沛必于是者矣

袁安門校宣和本作門積雪邈然不可干

李注漢

書洛陽

大雪丈餘縣令出見袁安門無行迹謂其已死入見安偃卧問其故答曰大雪人乏食不宜干人令賢之舉

阮公見錢入即日棄其官芻藁有常溫採

莒足朝餐

何焯曰莒疑作稻後漢獻紀尚書郎

不實辛苦所懼非飢寒

何焯曰苟求富樂則身敗名辱有甚于飢寒者故不

戚戚于貧賤但恐修名之不立也

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

焦本云一作厚

非顏

何法韓非子子夏曰吾人見先王之義出見富貴二者交戰于胸中故臞今見先王之義

戰勝故肥也

至德冠邦閭清節映西關

仲蔚愛窮居繞宅生蒿蓬翳然絕交遊賦詩頗能

工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龔

李注張仲蔚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

處蓬蒿没人閉門養性此士胡獨然實由罕所同

昔在當提乃以爲

正傳失身卷四

十一

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

湯注莊子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

也窮通人事固以拙聊得長相從

何焯曰自言事在詩外有不易其介

者俟後人論昔在湯本云黃子廉

湯注黃蓋傳云南陽太守黃子

廉之後也王應麟困學紀聞風俗通云潁川黃子廉每飲馬輒投錢于水黃潛曰陶靖節詩昔在黃

子廉彈冠佐名州湯伯紀云三國志黃蓋傳注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劉潛夫詩話亦云子廉之名

僅見蓋傳案後漢尚書令黃香之孫守亮字子廉為南陽太守注及詩話舉其孫而遺其祖豈弗深

歎歎子廉乃守亮之字亦非名也吳騫曰黃文獻潛筆記漢黃香之孫守亮字子廉為南陽太守云

云未審見于何書攷黃香及子瓊瓊孫琬並著于范史而守亮獨未見且後漢人雙名絕少昔人論

之詳矣竊疑自唐以後各姓譜系多附會杜撰彈不可盡信文獻豈亦据其家譜牒而云然耶

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清貧畧難儔年饑感仁妻

泣涕向我流。丈夫雖有志。固爲兒女憂。惠孫一晤歎。腆贈竟莫酬。誰云固窮難。邈哉此前修。何焯曰。此篇言終不爲妻子所累。貶節復出也。

詠二疎

湯注。二疎取其歸三良與主同死。荆卿爲主報讐皆託古以自見云。

漢疏廣傳。廣字仲翁。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太子少傅。在位五歲。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不亦善乎。卽日上疏乞骸骨。宣帝許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觀者皆曰。賢哉。大夫廣歸鄉里。日具酒食。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按李本有此序。係大書。題下有并序二字。湯本焦本俱無。毛晉綠君亭本云。疑後人增入。依宋本刪。何本改。大書爲分注。而刪題下并序二字。今从之。三良篇倣此。

大象轉四時功成者自去

湯注蔡澤云四時之序成功者去

借問

衰

湯本云一作商

周來幾人得其趣游目漢廷中

二疏復

此舉高嘯返舊居長揖儲君傳餞送傾皇朝華軒

盈道路離別情所悲餘榮何足顧事勝感行人賢

哉豈常譽厭厭閭里歡所營非近務促席延故老

揮觴道平素問金終寄心清言曉未悟放意樂餘

年邊恤身後慮誰云其人亡久而道彌著

蔣薰曰或勸廣

以金遺子孫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詩意蓋謂問金終是寄心于金廣以清

言曉故老之未悟也李注東坡曰詠二疏詩淵明未嘗出二疏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謂既出而

返如從病得愈其味勝于初不病此惑者顛倒見耳

詠三良

三良于車氏子奄息仲行鍼虎穆公沒康公從亂命以三子爲殉國人哀之賦黃鳥

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服勤盡歲月。常恐功愈

微忠

湯本云一作中

情謬獲露。遂爲君所私。出則陪文輿。

入必侍丹帷。箴規嚮已從。計議初無虧。一朝長逝

後。願言同此歸。厚恩固難忘。君

湯本云一作願

命安可違。

臨穴罔惟

湯本云一作遲焦本作遲

疑。投義志。

一作希

荆棘籠高

墳。黃鳥聲正悲。良人不可贖。泣然霑我衣。

嚴有翼。藝苑雌黃曰。秦穆公以三良殉葬。詩人

刺之。則穆公信有罪矣。然臣之事君。猶子之事

父也以陳尊已魏顛之事觀之則三良亦不容
無譏焉昔之詠三良者有王仲宣曹子建陶淵
明柳子厚或曰心亦有所施或曰殺身誠獨難
或曰君命安可違或曰死沒寧分張曾無一語
辨其非是者惟東坡和陶云殺身固有道大節
要不虧君爲社稷死死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
臣子得從違魏顛眞孝愛三良安足希審如是

言則三良不能無罪

澍按古人詠史皆是詠懷
未有泛作史論者曹子建

詠三良曰功名不可爲忠義我所安此慨魏文
之涼薄而欲效秦公子上書願葬驪山之足者
也淵明云厚恩固難忘投義志仗希此悼張禕
之不忍進毒而自飲先死也況二疎明進退之

節荆軻寓報讐之志。皆是詠懷無關論古。而諸家紛紛論三良之當死不當死。去詩意何啻千里。

葛立方曰。三良以身殉秦穆之葬。黃鳥之詩哀之。序詩者謂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則咎在秦穆不在三良矣。王仲宣云。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陶元亮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是皆不以三良之死爲非也。至李德裕則謂爲社稷死則死之。不可許之死。欲與梁邱據安陵君同譏。則是罪三良之死非其所矣。然君命之於前。衆驅之於後。爲三良

者雖欲不死得乎。惟柳子厚云。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使康公能如魏顥不用亂命。則豈至陷父於不義如此哉。東坡和陶亦云。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顥眞孝愛。三良安足希。似與柳子之論合。然坡公過秦穆公墓詩。乃云。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則又言三良之殉。非穆公之意也。黃文煥曰。詩意言從殉者三子。忠君之夙懷。非一時勉強就死。不肯說壞康公穆公。別有深寄。

臣子報君卽從殉不爲過其可忘君而貪生事
他朝乎在三良願殉自當斷在國人惜才自當
悲各不相妨。

詠荆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荆
卿君湯本云一作之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

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餞易水

上四座列羣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湯注淮南子高

漸離宋意爲擊筑而歌于易水之上何注樂書蕭
筑似箏十三絃頸細而曲以竹鼓之如擊琴然蕭

蕭哀風逝湯本云一作起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

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

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

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疎。

湯注魯勾踐聞荆軻之刺秦王曰惜哉其不講

于刺劍之術也

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何注

劉履曰此靖節憤宋武弑奪之變欲爲晉求得如荆軻者往報焉故爲是詠觀其首尾句意可見矣

蔣薰曰摹寫荆卿出燕入秦悲壯淋漓乃知潯陽之隱蓋未嘗不存子房博浪之志也

朱子語類淵明詩人皆說平淡余看他自豪放

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

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何孟春曰魏阮瑀有詠二疎三良荆軻詩淵明

擬之厥意固有在矣。

黃文煥曰。詠二疎三良。荆軻想屬一時所作。大約在禪宋後也。知止棄官。本朝猶不肯久戀。況事易代。此淵明之以二疎自比也。祚移君弒。有死而報恩如三良者乎。無人矣。有生而報讐如荆軻者乎。又無人矣。此則以弔古之懷。灑傷今之淚也。

讀山海經

何注。山海經劉歆校定。載海內外絕域山川人物之異。王充論衡吳

越春秋皆以爲禹治水無遠不至。凡所見聞。伯益疏而記之。郭璞爲注并圖讚。李注按讀

山海經穆天子傳止題讀山海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疏。

李善注：上林賦曰：垂條扶疏。湯注：扶疎本太元。

吳師道曰：燕刺王傳劉向封事皆有此語。在楊雄前。何注：楊雄傳枝條扶疎。師古曰：分布也。又呂氏春秋：樹肥無使扶疎。宋玉笛賦：敷紛茂盛。扶疏四布。王褒洞簫賦：標敷紛以扶疏。枚乘七發：根扶疏以分離。則此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旣耕亦已語從來久矣。

種時還讀我書。

文選作且還。

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

李善注：漢書張負隨陳平至其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爲門。門外多長者車轍。韓詩外傳：楚狂接輿妻曰：門外車轍。歡言各本作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轍何其深。歡言文選作言。酌春酒。摘我園中。

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汎覽周王傳。

李注：周穆天子。

傳者：太康二年汲縣之民發古塚所獲書也。

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

不樂復何如。

何注：劉履曰：此詩十三首皆記二書所載事物之異。而此發端一篇特以。

寫幽居自得之趣耳。觀其衆鳥有託吾愛吾廬等語。隱然有萬物各得其所之妙。則其俯仰宇宙爲樂可知矣。葉夢得曰：詩本觸物寓興，吟詠情性，但能輸寫胸中所欲言，無所不佳，而世多役于組織，雕鏤故語，言雖工而淡然無味，與人意了不相關。嘗觀元亮告子儼等疏云：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嘗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羲皇上人。此皆平生真意，及讀其詩，所謂孟夏草木長，至好風與之俱，直是傾倒所有，借書于手，初不自知爲語言文字也。何焯曰：安溪先生云：公宗尚六經，絕口仙釋，而且超然於生死之際，乃爲讀山海經數章，頗言天外事，蓋託意寓言，屈原天問遠遊之類也。

三臺凌霞秀王母怡積

一作積

妙顏天地共俱生不知

幾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高酣發新謠寧

效俗中言

湯注：山海經云：玉山王母所居，又云：崑崙之邱，郭璞注云：王母亦自有離宮。

別館不專住一山也。穆天子傳西王母宴穆王于瑤池之上。王母爲天子謠曰云云。何焯曰王母自謠耳。豈爲周王亦自道一譚一詠與世俗了不相關也。

迢遞槐江嶺。是謂元圃邱。西南望崑墟。光氣難與

儔。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瑤流。

何校宣和本作洛洛清淫流。吳瞻泰本同。

恨不及周穆。託乘一來游。

湯注槐江之山多琅玕。實惟帝之平圃。鮑瓛南

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魄魄爰有淫瀇流。其清洛洛穆天子傳銘跡于元圃之上。

何孟春曰竹坡詩話嘗載淵明此詩不知明玕

清瑤出處以爲竹水彫刻之工比諸選之所謂

紅皺黃圓者良可笑也。

丹木生何許。乃在峯

李注音密。

山陽黃花復朱實食之

壽命長。白玉凝素液。瑾瑜發奇光。豈伊君子寶。見

重我軒皇。一作黃湯注。崑崙山上多丹木。黃華而赤實。食之不飢。丹水出焉。其中多白玉。

是有玉膏。黃帝是食。是饗。瑾瑜之玉為良。潤澤而有光。君子服之。以禦不祥。

翩翩三青鳥。毛色奇。湯本云一作甚。可憐朝為王母使。暮

歸三危山。我欲因此鳥。具向王母言。在世無所須。

湯本云一作願。惟酒與長年。湯注。三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又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

之。何注。楚辭願寄言于三鳥。今去。臆疾而不得。黃文煥曰。因經言三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故發此

索酒之想。

逍遙蕪臯上。杳然望扶木。謝按。蕪當作無。東山經。無臯之山。東望扶木。

洪柯百萬尋。森散覆暘谷。靈人侍丹池。朝朝為日

浴神景一登天何幽不見燭

湯注大荒之中有山上有扶木柱三百里

有谷曰暘谷上有扶木注云扶桑在上何注山海經下有暘谷上有扶木即扶桑木十日所浴在黑

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粲粲三珠樹寄生赤水陰亭亭凌風桂八榦共成

林靈鳳撫雲舞神鸞調玉音雖非世上寶爰得王

母心湯注三珠樹生赤水上其樹如柏葉皆爲珠桂林入樹在番禺東八樹而成林言其大也

載民之國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

自古皆有没人得靈長不死復不老萬歲如平

常赤泉給我飲員邱足我糧方與三辰游壽考豈

渠央李注山海經云不死民在交脛國東其人黑

色壽不死姚寬曰赤泉山海經無之知古

文多缺失也。樹按張華博物志員邱山上有不死
樹食之乃壽有赤泉飲之不老。豈山海經之逸文
與。何孟春曰東坡云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其
七首皆仙語所謂仙語者其第二首至此首與
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
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迹寄鄧林功竟在
身後湯法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速之于禺谷渴
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注夸父者神人之名
也其能及日景而傾河渭豈以走飲哉何注禺谷
郭璞注云禺淵也今作虞淵何焯曰妙在縱其
詞以夸之後人不窺此妙餘迹二句言其為夸也
至死不悟樹按此蓋笑宋武垂暮舉事急圖禪代
前志欲無厭究其統緒所貽不過一隅之蔭而已
乃反言
若正也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元作形天

猛志固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湯本云一作何復悔徒。

設

湯本云一作役

在昔心良詎可待

湯注精衛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游

于東海溺而不返故爲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奇肱之國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操干戚以舞

會紘曰余嘗評陶公詩語造平淡而寓意深遠外若枯槁中實敷腴眞詩人之冠冕也平生酷愛此作每以世無善本爲恨因閱讀山海經詩其間一篇云刑天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甚相貫遂取山海經參校經中有云刑天獸名也口中好銜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

天舞干戚，故與下句猛志固長在意旨相應。五字皆訛，蓋字畫相近，無足怪者。間以語友人岑穰彥休，晁詠之之道。二公撫掌驚歎，亟取所藏本，是正之。因思宋宣獻言校書如拂几上塵，旋拂旋生，豈欺我哉。親友范元義寄示義陽太守所開陶集，想見好古博雅之意，輒書以遺之。宣和六年七月中元，臨漢曾絃書，周必大曰：汀州陶靖節集末載宣和六年臨漢曾絃說，以刑天無千歲爲刑天舞干戚，岑穰晁詠之撫掌稱善。然靖節此題十三篇，大槩篇指一事，如前篇之

所言夸父大槩同。此篇恐專說精衛銜木填海。無千歲之壽。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併指刑天。似不相續。又況末句云。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何預干戚之舞耶。後見周紫芝竹坡詩話。復襲會紘之意。以爲己說。皆誤矣。

邢凱坦齋通編曰。洪內翰謂靖節詩形天無干歲。當作刑天舞干戚。字之誤也。周益公辨其不然。按段成式雜俎。天山有獸名刑天。黃帝時與帝爭神。帝斷其首。乃以乳爲目。臍爲口。操干戚而舞不止。則知洪說爲是。

朱子語錄或問形天無千歲改作刑天舞干戚
如何曰山海經分明如此說惟周丞相不信改
本向薊州家藏邵康節手書爲據以爲後人妄
改向家子弟攜來求跋某細看亦不是康節親
筆因不欲破其前說遂還之何孟春曰此疑
已定于考亭矣
王應麟困學紀聞曰陶靖節之讀山海經猶屈
子之賦遠遊也精衛刑天云云悲痛之深可爲
流涕

謝安刑天舞干戚正誤始於曾端伯洪容齋朱
子王伯厚皆從其說獨周益公以爲不然近世

猶有伸周紕會者。如何義門汪洪度皆是微論。原作刑天字義難通。卽依康節書作形天。旣云天矣。何又云無千歲。天與千歲相去何啻彭殤。恐古人無此屬文法也。若謂每篇止詠一事。則欽馭竅窳固亦對舉。若謂刑天爭神不得與精衛同論。未知斷章取義第憐其猛。常在耳。以此說詩。豈非固哉高叟乎。

巨猾肆威暴。欽鴆違帝旨。竅窳能變祖。江遂獨死。明明上天。鑿爲惡不可履。枯固已。勳鴆。豈足恃。

湯注。鐘山神其子曰。崑崙之陽。帝乃戮。

是與欽鴆殺祖。江於。欽鴆化爲大鸚。鼓亦化。

為鵠鳥見卽其邑大旱竊窳音輒龍首居弱水中

注云本蛇身人面為貳負臣所殺復化而成此物

澗按祖江今山海經作葆江郭璞注葆江或作祖

江靖節所讀之本當卽郭氏之或本也張平子思

元賦弔祖江之見劉李善注引山海經亦作祖江

此篇為宋武弒逆作也陳祚明日不可如何以筆

誅之今茲不然以古徵

之人事既非以天臨之

鵠鵠湯本云當見城邑其國有放士念彼懷王世

當時數來止姚寬曰懷王世謂青邱有奇鳥自言

獨見爾何校宣和本為迷者生不以喻君子注湯

惟山有鳥其狀如鵠其名曰鵠縮見則其縣多放

士注放逐也青邱之山有鳥狀如鵠名曰灌灌佩

之不惑澗按詩意蓋言屈原被放由懷王之迷青

邱奇鳥本為迷者而生何但見鵠鵠不見此鳥遂

終迷不悟乎

寄慨無窮

巖巖顯朝市。帝者慎用才。何以廢其繇。重華爲之。

來仲父。獻誠言。姜公乃見猜。湯注。管仲請去三賢。事何法。易桓爲姜者。

避長沙公臨沒告飢渴常復何及哉。黃文煥曰。讀

諡之嫌耳。當復何及哉。一語大聲哀號。蓋從晉室

旁及論史。當復何及哉。一語。使後人尋繹。知引援故

實以慨世。非侈異聞也。澆按。晉自王敦桓溫以至

劉裕。其繇相尋。不聞黜退。魁柄既失。篡弒遂成。此

先生所爲託言荒渺。姑寄物外之心。而終推本禍原。以致其隱痛也。

挽歌詩。諸本作擬挽歌辭。文選作挽歌詩。無擬字。今从之。李本有三首字。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爲人。今旦在一

作鬼錄。魂氣湯本云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

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

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在昔無酒飲。今但湯本云一作且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

時更湯本云一作復能嘗。殺案盈我前。親朋哭我傍。欲語

口無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湯本

云一本有荒草無人眠極一朝出門去。歸來良未

央。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

云一作來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崔嵬。馬爲仰天鳴。

風爲自蕭條。綠君亭本云一作鳥爲幽室一已閉。

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柰何。向來相送

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飭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
所道託體同山阿。

李公煥引祁寬曰。昔人自作祭文挽詩者多矣。
或寓意騁辭。成於暇日。寬考次靖節詩文。乃絕
筆於祭挽三篇。蓋出於屬纊之際者。辭情俱達。
尤爲精麗。其於晝夜之道了然如此。古之聖賢。
唯孔子曾子能之。見於曳杖之歌。易簣之言。嗟
哉斯人。沒七百年。未聞有稱贊及此者。因表而
出之。附于卷末。又引趙泉山曰。嚴霜九月中。送
我出遠郊。與自祭文律中無射之月相符。知挽

辭乃將逝之夕作。是以梁昭明采此辭入選。止
題曰陶淵明挽歌。而編次本集者不悟。乃題云
擬挽歌辭。曾端伯曰。秦少游將亡。效淵明自作
哀挽。王平甫亦云。九月清霜送陶令。此則挽辭
決非擬作。從可知已。又曰。晉桓伊善挽歌。庾亮
亦喜爲挽歌。每自搖大鈴爲唱。使左右齊和。袁
山松遇出游。則好令左右作挽歌。類皆一時名
流。達士習尚如此。非如今之人。例以爲悼亡之
語。而惡言之也。公煥曰。按蘇劉皆不和。豈畏死耶。

王世貞曰。陶徵士自祭預挽。超脫人累。默契禪

宗得蘊空解證無生忍者云但恨在世時飲酒
不得足非牽障語第乘謔去耳

聯句

鳴雁乘風飛去去當何極念彼窮居士如何不歎

息

淵明

雖欲騰九萬扶搖竟何力

湯本云一作無力

遠招

王子喬雲駕庶可飭

惜之

顧侶正徘徊離離翔天

側霜露豈不切務從忘愛翼

循之

高柯濯條榦遠

眺同天色思絕慶未看徒使生迷惑

淵明何注惜之循之集內

不再見莫知其姓考晉宋書及南史亦無此人意
必晉書潛本傳所謂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

齡裴遵等輩中人也

歸田園居

湯注此江淹擬作見文選其音節文貌絕似至但願桑麻成蠶月得

紡績則與陶公語判然矣

種苗在東臯。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

簷隙。問君亦何爲。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

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開徑望三益。

陳正敏曰文選有江文通擬古

詩如擬休上人怨別詩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爲休上人詩故事又擬陶徵君田居詩種苗在東臯一首今此詩亦收在陶集中皆誤也韓子蒼曰田園六首末篇乃敘行役與前五首不類今俗本乃取江淹種苗在東臯爲末篇東坡亦因其誤和之陳述古本止有五首余以爲皆非也當如張相國本題爲雜詠六首江淹雜擬詩亦頗似之但開徑望三益此一句爲不類故人唐子

西向余如此說余亦以爲然淹本無淵明情致徒效其語耳乃取歸去來句以充入之固應不類也洪邁曰歸園田居末篇乃江文通雜體三十篇之一明言數陶徵君田居蓋陶三章云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穡帶月荷鋤歸故江云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正擬其意也今陶集誤編入東坡据而和之又東方有一士十六句後重載於擬古九篇中東坡遂亦兩和之皆隨意而成不復細考耳何孟春曰陳善捫蝨新語云東坡和陶詩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坡語微傷巧不若陶詩體合自然要知陶淵明詩觀江文通雜體詩中擬陶作者方是逼真今自諸公觀之亦未見其能逼真也濶按文通此詩載在文選其不當入陶集甚明惟子蒼以田園六首末首乃敘行役不知所指何篇張相國本今亦未見識以俟考

問來使

湯注此蓋晚唐人因太白感秋詩而僞爲之

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幾叢

菊薔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

應熟。容齋隨筆問來使詩。諸本皆不載。惟晁文元家本有之。天目疑非陶居處。李太白感秋云。陶令歸去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從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杜公送韋郎云。爲問南溪竹。抽稍合過牆。憶弟云。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王介甫云。道人北山來。問松栽東岡。舉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古今詩人懷想故居形之篇。詠必以松竹梅菊爲比。與諸子句皆是也。蔡條西清詩話曰。陶集屢經諸儒手。校然有問來使一篇。世蓋未見。獨南唐與晁文元家二本有之。李白尋陽感秋詩。陶令歸去來。山中酒應熟。其取諸此云。嚴羽滄浪詩話。此篇體製氣象與陶不類。得非太白逸詩。後人漫取入陶集耳。耶瑛曰。此篇乃蘇子美所作。好事者混入陶集中。

四時

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暉。冬嶺秀孤

湯本云松湯注此顧凱之神情詩類文有全篇然
一作寒松顧詩首尾不類獨此警絕劉斯立云當
是用此足成全篇篇中惟此警絕居然可知或雖
願作淵明摘出四句可謂善擇李注許彥周詩話
曰此乃顧長康
詩誤入彭澤集

靖節先生集卷之五

安化陶澍集注

賦辭

感士不遇賦

并序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爲之。

何注：董作士不遇賦，司馬作悲士不遇賦。今見藝文類聚，而古文苑載董賦爲備。

余嘗以三餘之日

何注：魏志：董遇曰：讀書當用三餘，冬者歲之餘。

夜者日之餘，風雨者時之餘。講習之暇，讀其文慨然惆

悵，夫履信思順，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靜，君

子之篤素

焦本云一作素業

自眞風告逝，大僞斯

興。間。間。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

正志道之士。或潛玉於當年。潔已清操之

人。或沒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歸之歎。何

史記。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作歌曰。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高士傳。四皓

逃入藍田山。歌曰。唐虞世遠。吾將安歸。三閭發已矣之哀。何

屈原離騷。其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悲夫。寓形

百年。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

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

也。夫導達意氣。其惟文乎。撫卷躊躇。遂感

而賦之。

咨大塊之受氣。何斯人之獨靈。

何注莊子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

注大塊自然也

稟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或擊壤以

自歡。

李注韻語陽秋曰藝經云壤以木爲之前廣後狹長尺四寸闊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

一壤于地遠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爲上蓋占戲也

或大濟於蒼生。靡

潛躍之非分。常傲然以稱情。世流浪而遂徂。物羣

分以相形。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

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山嶷嶷而懷影。川汪汪而

藏聲。望軒唐而永歎。甘貧賤以辭榮。淳源汨

魚木汨

一作恒

以長分。美惡作以

魚本云一作紛其

異途。原百行之

攸貴。莫爲善之可娛。

何注後漢書東平王蒼言爲善最樂奉上天之

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孝於君親生信義於鄉
閭推誠心而獲顯不矯然而所譽嗟乎雷同毀異
物惡其上妙算者謂迷直道者云矣。且至公而無
猜卒蒙恥以受謗雖懷瓊而握蘭徒芳潔而誰亮
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

何注張平子東京賦

仰不睹炎帝帝魁之美注炎帝神農名帝魁神農後也並古之君號孝經鈞命訣佳已感龍生帝魁宋衷春秋傳帝魁黃帝子孫也獨祗脩以自勤豈三省之或廢庶

進德以及時時既至而不惠無爰生之語言念張

季之終敵

李注爰盍張釋之何注漢書張釋之字季爲騎郎十年不得調中郎將爰盍請

徙釋之補調者釋之言便宜

事文帝稱善拜調者僕射愍馮叟於郎署賴魏

守以納計

李注馮唐魏尚何注漢馮唐為郎中署長為文帝言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

差六級下吏削爵罰太重帝令唐持節雖僅然於

必知亦苦心而曠歲審夫市之無虎眩三夫之獻

說何注韓非子龐共與太子質于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曰不二人言信乎曰

不三人言信乎曰寡人信之共曰市無悼賈傅之

虎明矣而三人言成市虎願王察之

秀既紆遠轡於促界何注漢賈誼為梁懷王太傅死時年三十三劉向稱誼通

遠國體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使時見悲董相之淵

致屢乘危而幸濟何注漢董仲舒為江都王相易

重馬膠西王尤縱恣仲舒復相膠西王王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

令國中所居而治教感哲人之無偶淚淋漓以灑

袂承前王之清誨曰天道之無親澄得一以作鑒

恒輔善而佑仁夷投老以長飢回早夫而又貧傷

請車以備槨悲茹薇而隕身雖好學豈行我何死

生之苦辛疑報德之若茲懼斯言之虛陳何曠世

之無才罕無路之不澀李注色立切不滑也伊古人之慷慨

病一本云一作痛奇名之不立何注楚辭老冉冉其將至今懼修名之不立廣

結髮以從政何注李廣不愧賞於萬邑屈雄志於戚豎

何注謂衛青竟尺土之莫及留誠信於身勳一作衆

人之悲泣何注漢李廣傳文帝曰惜子不遇時若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武帝時征

匈奴者盡封侯而廣不得爵邑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失道青使長史急責廣上簿廣曰廣結髮與

匈奴大小七十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徒廣部曲。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老壯皆爲垂泣。商盡規以拯

弊。言始順而患入。

何注。王商傳。成帝時。商爲左將軍。上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

後爲丞相。甚尊任之。而大將軍王鳳怨商。使人上書言商閨門內事。會日食。大中大夫張匡上書罪狀商。免相。發病。歐血薨。奚良辰之易傾。胡害勝其乃急。蒼昊

遐緬。人事無已。有感有味。疇測其理。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已。旣軒冕之非榮。豈緼袍之爲恥。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於朝市。

張自烈曰。師聖人之遺書。不委曲而累已。此二

語足以津筏吾人。至於夷投老以長飢。回早天而
又貧。語氣悲咽。每讀至此。不覺泣然流涕。文
之感人如此。

閑情賦

并序。○何本
閑作閒非。

初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檢逸辭
而宗澹泊。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閑正。將
以抑流宕之邪心。諒有助于諷諫。綴文之

士。奕代繼作。並因

從張自烈本作
因各本作固。

觸類廣

其辭義。

何注。賦情始楚宋玉。漢司馬相如
而平子伯喈繼之。爲定靜之辭。而

魏則陳琳阮瑀作止欲賦。王粲作閑邪賦。
應瑒作正情賦。曹植作靜思賦。晉張華作

永懷賦此靖節所謂奕世繼作並固觸類廣其辭義者也余園間多暇

復染翰爲之雖文妙不足庶不謬作者之

意乎

夫何瓌

一作懷作環皆非

逸之令姿獨曠世以秀羣表傾

城之艷色期有德於傳聞佩鳴玉以比潔齊幽蘭

以爭芬淡柔情於俗內負雅志於高雲悲晨曦之

易夕感人生之長勤

何注楚辭惟天地之無窮哀人生之長勤

同一盡

於百年何歡寡而愁殷褰朱幃而正坐汎清瑟以

自欣送纖指之餘好攘皓袖之續紛瞬美目以流

盼含言笑而不分

李注此章說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

曲調將半

景落西軒。悲商叩林。白雲依山。仰睇天路。俯促鳴

絃。神儀嫵媚。舉止詳妍。激清音以感余。願接膝以

交言。欲自往以結誓。懼冒禮之爲讐。李注誓過失也說文愆字

俗作待鳳鳥以致辭。恐他人之我先。何注楚辭鳳

恐高辛意惶惑而靡寧。魂須臾而九遷。何注楚辭

之先我願在衣而爲領。承華首之餘芳。悲羅襟之宵離。

怨秋夜之未央。願在裳而爲帶。束窈窕之纖身。嗟

溫涼之異氣。或脫故而服新。願在髮而爲澤。刷元

鬢于積肩。悲佳人之屢沐。從白水以枯煎。願在眉

而爲黛。隨瞻視以閒揚。悲脂粉之尚鮮。或取毀于

華妝願在莞而爲席。安弱體于三秋。悲文茵之代
御。方經年而見求。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
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于牀前。願在畫而爲影。常
依形而西東。悲高樹之多蔭。慨有時而不同。願在
夜而爲燭。照玉容於兩楹。悲扶桑之舒光。奄滅景
而藏明。願在竹而爲扇。含淒飈於柔握。悲白露之
晨零。願在袖以緬邈。願在木而爲桐。作膝上之鳴
琴。悲樂極以哀來。終推我而輟音。考所願而必違。
徒契契。許結切。焦本作契。闊。以苦心擁勞情。而罔訴步容與。
於南林。栖木蘭之遺露。何注。楚辭朝飲。木蘭之墜露。翳青松之

餘陰儻行行之有覿交欣懼於中襟一作襟竟寂寞

而無見何注楚辭野無人獨悵想以空尋斂輕裾以復

路瞻夕陽而流歎步徙倚以忘趣色慘悽而矜顏

葉變變以去條氣淒淒而就寒日負影以偕沒月

媚景於雲端鳥悽聲以孤歸獸索偶而不還悼當

年之晚暮何注楚辭恐美人之遲暮恨茲歲之欲殫何注禮記

矣注殫盡也思宵夢以從之神飄飄而不安若憑舟之

失攬譬緣崖而無攀于時畢筍盈軒何注淮南子

北風淒淒惘惘不寐何注楚辭夜眾念徘徊起

攝帶以何晨繁霜燦於素階雞斂翅而未鳴笛流

遠以清哀始妙密以閑和終寥亮而藏拙意夫人
之在茲託行雲以送懷行雲逝而無語時奄冉而
就過李注宋本云行雲逝而不我留時亦奄冉而
就過何注楚辭願寄言於浮雲今遇豐隆而
不徒勤思以自悲終阻山而帶河迎清風以祛累
寄弱志于歸波尤蔓草之爲會誦邵南之餘歌坦
萬慮以存誠憩遙情于八遐

昭明太子序云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

東坡曰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
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
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

姚寬曰陶淵明閑情賦必有所自出張衡同聲
歌云邂逅承際會偶見充後房情好新交接
慄若探湯願思爲莞席在下蔽匡牀願爲羅衾
幃在上衛風霜

歸去來兮辭

并序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餼無

儲粟

李注東坡曰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爲錢

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辭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證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生所資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也

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爲長吏

李注令脫長也

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

李注衛建威命

使

諸侯以惠愛爲德家叔以余貧苦

謝按家叔

當卽孟府君傳之叔父太常夔也詳見譜攷異

遂見用於小邑

李注

當時刺史得自采辟所部縣令而版授之故云

于時風波未靜心

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爲

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何

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已

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

慨深媿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

李注詳序意其艱窶就仕可知容齋隨筆
淵明在彭澤悉令公田種秫曰吾常得醉

于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秔。五十畝種秔，其自序云：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猶望一稔而逝，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卽自免去職。所謂秔秔，蓋未嘗類粒到口也。悲夫。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李注云：程氏妹從夫姓也。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俾秋至冬，

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

序乙巳歲十一月也。李注：韓子蒼曰：傳言淵明以郡遣督郵至，

卽日解印綬去，而淵明自敘以程氏妹喪去奔武昌，余觀此士旣以違已交病，又媿役于口腹，意不欲仕久矣。及因妹喪卽去，蓋其友愛如此，世人但以不屈於州縣吏爲高，故以因督郵而去。此士識時委命，其意固有在矣。豈一督郵能爲之去就哉？躬耕乞食，且猶不恥，而恥屈於督郵，必不然矣。何注：咨齋隨筆曰：晉書及南史陶潛傳

皆云潘為彭澤令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
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潘歎曰吾
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事鄉里小人即
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以遂其志案陶集
載此辭自有序云云觀其語意乃以妹喪
而去不緣督郵所謂矯厲違己之說疑必
有所屬不欲盡言之耳辭中正喜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李善

注淮南子曰是奚惆悵而獨悲何注許彥周曰此

形神俱役者也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

慮若人能用此兩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

句出處有餘裕也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

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李善注楚辭曰回

途之未遠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化始
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
非也舟遙遙綠君亭本云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

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熹史作希李善注聲類曰熹亦熙字也熙

光明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

逕就荒李善注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竹下開三逕唯求仲羊仲從之遊皆挫廉逃

名不出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

酌眄庭柯以怡顏何注朱子語類張以道曰眄庭柯眄字讀如悅讀作盼者非

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李善注韓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

結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園曰步成趨趨

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園曰步成趨趨趨

善注爾雅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

過中庭謂之走郭璞曰此皆人行步趨走之處因

也七喻反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何注

藤也見後漢書蔡順傳注又談助云時矯首而遐

邛竹可為杖裸祠不凡謂之扶老

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

撫孤松而盤桓何注吳正傳詩話曰歸去來辭三逕就荒松菊猶存下復云景翳翳

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繫松於逕荒景翳之下其

意可知矣又好言孤松如冬嶺秀孤松如青松在

東園衆草沒奇姿下云連林人歸去來兮請息交

不見獨樹衆乃奇皆以自況也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文選復駕言兮焉求悅親

賦之情話李善注說文曰話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李善注賈逵國語或

會合爲善言也命巾車李善注孔叢子曰孔子歌云中車命駕或

將適店都鄭元周禮注曰巾猶衣也棹孤舟孫志祖文選考異尋壑何

既窈窕以尋壑云尋南史作窮窮字佳宋

書同窮李善注曹摅贈石亦崎嶇而經邱埤蒼曰

荆州詩曰窈窕山道深

安之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李注始善萬

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

時曷不委心任去留。李善注尸子老萊子曰人生于天地之間寄也琴賦曰委

性命兮任去留胡為乎遑遑。各本此下有今字欲何之富

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李善注莊子曰華封人謂堯曰乘彼白雲至于帝鄉

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李善

法阮籍奏記曰臨清流而賦詩王懋曰漫錄云淵將耕東臯之陽

流而賦詩蓋用嵇康琴賦中語僕謂淵明得次度越一世其文章率意而成不應規放蕩人之語其

意到處不無與古人暗合非有意用其語也若果如漫錄所言則風飄飄而吹衣出于曹孟德臯涓

涓而始流出于潘安仁此聊乘化以歸盡李善注類不一何獨嵇康之語哉聊乘化以歸盡家語孔

子曰化于陰陽象形而發樂夫天命復奚疑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

歐陽文忠公曰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

李格非曰歸去來詞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有斧鑿痕。

朱子曰陶淵明有高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故作歸去來辭以見志抑以其自謂晉臣恥事二姓自劉裕將移晉祚遂不復仕則其意亦不爲不悲矣其詞意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尤怨切蹙之病。

李公煥曰。休齋曰。詩變而爲騷。騷變而爲辭。皆可歌也。辭則兼詩騷之聲。而尤簡邃焉者。漢武帝作秋風辭。一章三易韻。其節短。其聲哀。此辭之權輿乎。陶淵明罷彭澤令。賦歸去來。而自命曰辭。迨令人歌之。頓挫抑揚。自協聲韻。蓋其辭高甚。晉宋而下。欲追躡之不能。然秋風辭盡蹈襲楚辭。未甚敷暢。歸去來則自出機杼。所謂無首無尾。無始無終。前非歌而後非辭。欲斷而復續。將作而遽止。謂洞庭鈞天而不澹。謂霓裳羽衣而不綺。此其所以超乎先秦之世。而與之同。

範也。

晁以道答李持國書曰。足下愛淵明所賦歸去來辭。遂同東坡先生和之。僕所未喻也。建中靖國間。東坡和歸去來辭。初至京師。其門下賓客從而和者數人。皆自謂得意也。陶淵明紛然一日。滿人目前矣。參寥忽以所和篇示余。率同賦謝之曰。童子無居位。先生無並行。與吾師共推東坡一人于淵明間可也。參寥卽索其文袖之出。吳音曰。罪過。吾悔不先與公話。今輒以厚于參寥者爲子言。昔大宋相公謂陶公歸去來是

南北文章之絕唱。五經之鼓吹。近時繪畫歸去來者。皆大聖變。和其辭者。如卽事遣興小詩。皆不得中正者也。

王若虛曰。東坡酷愛歸去來兮辭。旣次其韻。又衍爲長短句。又裂爲集字詩。破碎甚矣。陶文信美。亦何必爾。是亦未免近俗也。

張子烈曰。王維與魏居士書云。近有陶潛不肯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辭。是屢乞而多慙也。當時一見督郵。則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此亦

人我攻中不鞭其後之累也。嗟乎！先生賦歸去
來，古今第一流襟期。王維妄肆譏評，何哉？偶爾
乞食，情同采薇。若有忍一慙之慮，直是後世宦
路上人。展轉妻子，狡兔屢營，到底不休。又何以

成靖節也。

澗按：言爲心聲，觀維此論，所以不恥
假鬱輪袍進身，而終汙祿山之僞命。

顧亭林屢致
其譏，有以夫。

林雲銘曰：陶元亮作令彭澤，不爲五斗米折腰。
豈未仕之先，曾不知束帶謁見之事，直待郡遣
督郵，方較論祿之微薄，禮之卑屈耶？蓋元亮仕
於晉祚將移之時，世道人心皆不可問，而氣節

學問無所用之。徒勞何益。五斗折腰之說。有託而逃。猶張翰因秋風而思蓴鱸。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篇中曰。獨悲。曰。自酌。曰。孤往。蓋有世人不能少窺萬一者。結曰。乘化歸盡。樂天知命。則素位而行。天壽不貳矣。此文爲騷之變體。騷哀而曲。此直而和。蓋靈均于楚爲宗臣。先生于晉爲遺老。一爲箕比。一爲夷齊。所處故不同也。

澗按。先生之歸。史言不肯折腰督郵。序言因妹喪自免。竊意先生有託而去。初假督郵爲名。至

屬文又迂其說於妹喪以自晦耳。其實閔晉祚之將終，深知時不可爲，思以巖栖谷隱，置身理亂之外，庶得全其後凋之節也。故曰：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又曰：帝鄉不可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特旨遠辭文，未易窺測。今爲拈出，讀者自可以推尋而得之矣。